史記卷之八十七

吳興淩稚隆輯校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李斯者楚上蔡人也索隱曰地理志云汝南有上蔡縣云古蔡國周武王弟叔度所封至十八代平侯徙新蔡二蔡皆屬汝南後二代至昭侯徙上蔡屬沛六國時為楚地故曰楚上蔡也年少時為郡小吏索隱曰郡一作鄉劉氏云掌鄉內文書見吏舍廁中鼠食不潔近人犬數驚恐之斯入倉觀倉中鼠食積粟居大廡之下不見人犬之憂於是李斯乃歎曰人之賢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處耳乃從荀卿學帝王之術學已成度楚王不足事而六國皆弱無可為建功者欲西入秦辭於荀卿曰斯

閒得時無怠今萬乘方爭時游者主事索隱曰言萬乘爭雄之時游說者可以立功成名當得典主事務也劉氏云游歷諸侯當見彊主以事之於文紆迴非也今秦王欲吞天下稱帝而治此布衣馳騖之時而游說者之秋也正義曰言秋時萬物成熟今爭彊時亦說士成熟時處卑賤之位而計不為者此禽鹿視肉人面而能彊行者耳索隱曰禽鹿猶禽獸也言禽獸但知視肉而食之莊子及蘇子曰人而不學譬之視肉而食揚子法言曰人而不學如禽何言不能游說取榮貴卽如禽獸徒有人面而能彊行也故詬莫大於卑賤正義曰呼后反恥辱也而悲莫甚於窮困久處卑賤之位困苦之地非世而惡利自託於無為此非士之情也正義曰言譏世當貴惡其榮利自託於無為者非出人之情實力不能致此也

○索隱曰非者譏也所謂處士橫議之時也故斯將西說秦王矣至秦
會莊襄王卒李斯乃求為秦相文信侯呂不韋舍
人不韋賢之任以為郎李斯因以得說說秦王曰
胥人者去其幾也索隱曰胥人猶胥吏小人也去猶失也幾者動之微以言君子
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小人不識動微之會故每失之時也劉氏解幾為彊非也○正義曰胥相也幾謂
察也言關東六國與秦相敵者君臣機密並有瑕釁可成大功而遂忍之也成大功者
在因瑕釁而遂忍之索隱曰言因諸侯有瑕釁則忍心而翦除故我將說秦以
并天下也昔者秦穆公之霸終不東并六國者何也諸
侯尚衆周德未衰故五伯迭興更尊周室自秦孝
公以來周室卑微諸侯相兼關東為六國秦之乘

勝役諸侯蓋六世矣（正義曰秦孝公惠王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今諸侯服秦譬若郡縣夫以秦之彊大王之賢由竈上騷除（徐廣曰騷音掃○索隱曰言秦欲并天下若炊婦掃除竈上之不淨不足為難也）天下足以滅諸侯成帝業為天下一統此萬世之一時也今怠而不急就諸侯復彊相聚約從雖有黃帝之賢不能并也秦王乃拜斯為長史聽其計陰遣謀士齎持金玉以游說諸侯諸侯名士可下以財者厚遺結之不肯者利劍刺之離其君臣之計秦王乃使其良將隨其後秦王拜斯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正義曰鄭國渠首起雍州雲陽縣西南二十五

甲自山邸瓠口為渠傍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以溉田又曰韓苦秦兵而使水工鄭國間秦作注溉
渠令費人工不東伐也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
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
逐客索隱曰一切猶一例言盡逐之也言切者譬若利刀之割一連斤無不斷者解漢書者以
一切為權時亦未為得也議李斯議亦在逐中斯乃上書曰正義
曰在始皇十年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繆公求士
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索隱曰秦本紀云晉獻公以百
里奚為秦繆公夫人媵於秦奚亡走宛楚鄙人執之是也○正義曰新序云百里奚楚宛人仕於虞
虞亡入秦號五羖大夫也迎蹇叔於宋索隱曰秦紀又云百里奚謂繆公曰臣不如臣
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繆公厚幣迎之以為上大夫今云於宋未詳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蹇

叔岐州人也時游宋故迎之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索隱曰丕豹自晉奔秦左氏傳有明文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以來亦未見其所出○正義曰括地志云公孫支岐州人游晉後歸秦此五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索隱曰秦本紀穆公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此都言五子之功故云并國二十或易為十二誤也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索隱曰案惠王時張儀為相請伐韓下兵三川以臨二周司馬錯請伐蜀惠王從之果滅蜀儀死後武王欲通車三川令甘茂拔宜陽令並云張儀者以儀為秦相雖錯滅蜀甘茂通三川皆歸功於相又三川是儀先請伐故也北收上

郡正義曰惠王十年魏納上郡十五縣南取漢中正義曰惠王十三年攻楚漢中取地
六百里包九夷制鄢郢索隱曰九夷即屬楚之夷也地理志南郡江陵縣云故楚
郢都又宜城縣云故鄢也○正義曰夷謂并巴蜀收上郡取漢中伐義渠丹犂是也九夷本東夷九
種此言者文體然也東據成皋之險正義曰河南府汜水縣也割膏腴之
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
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徐廣曰華一作葉彊公室杜私門
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索隱曰高誘注淮南云蠶食盡無餘也此四
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向使
四君卻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
實而秦無彊六之名也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正義曰崑

岡在于闐國東北四百里其岡出玉有隨和之寶正義曰括地志云賨山一名崑山二名斷蛇丘在隨州隨縣北二十五里說苑云昔隨侯行遇大蛇中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丘歲餘蛇銜明珠徑寸絕白而有光因號隨珠卞和璧始皇以為傳國璽也垂明月之珠服太阿之劒見蘇秦傳乘纖離之馬徐廣曰纖離蕭梢皆駿馬名○索隱曰徐氏據孫卿子而為說建翠鳳之旗樹靈鼉之鼓鄭玄注月令云鼉皮可以冒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則是夜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鄭衛之女不充後宮而駿良駃騠不實外廄索隱曰駃音決騠音提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獸廣雅云馬屬也郭璞注上林賦云生三日而超其母也江南金錫不為用

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後宮充下陳索隱曰下陳猶後列也晏子曰有二女願得入身於下陳是也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傅璣之珥索隱曰宛音於阮反傅音附隨珠也宛者謂以珠宛轉而裝其簪傅者以璣附著於珥珥者瑱也璣是珠之不圓者或云宛珠宛地之珠也隨在漢水之南宛亦近漢故云宛珠璣者女飾也言女傳之珥以璣為之並非秦所有物也阿縞之衣錦繡之飾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繒帛所出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徐廣曰隨俗一作修使○曰謂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也索隱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缻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索隱曰甕說文云甕汲缾也音於貢反缶瓦器也秦人鼓之以節樂缶音甫有反鄭衛桑閒昭虞武象者索隱

曰昭作韶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叩缶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昭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爲客者逐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彊則士勇是以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卻衆庶故能明其德索隱曰管子云海不辭水故能成其大泰山不辭土石故能成其高文子曰聖人不讓負薪之言以廣其名也是以地無四方民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

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索隱曰資猶給也卻賓客以業諸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索隱曰藉音積夜反齎音子奚反說文云齎持遺也齎或為資義亦通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而願忠者衆今逐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無危不可得也秦王乃除逐客之令復李斯官新序曰斯在逐中道上諫書達始皇始皇使人逐至驪邑得還卒用其計謀官至廷尉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主為皇帝以斯為丞相夷郡縣城銷其兵刃示不復用使秦無尺土之封不

立子弟為王功臣為諸侯者使後無戰攻之患始皇三十四年置酒咸陽宮博士僕射周青臣等頌稱始皇威德齊人淳于越進諫曰臣聞之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支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患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今臣青等又面諛以重陛下過非忠臣也（索隱曰重音逐用反重者難也）始皇下其議丞相丞相謬其說絀其辭乃上書曰古者天下散亂莫能相一是以諸侯並作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以非

上所建立今陛下并有天下辨白黑而定一尊索隱曰劉氏云前時國異政家殊俗人造私語莫辨其真今乃分別白黑也秦始皇并六國定天下海內共尊立一帝故云定一尊而私學乃相與非法教之制聞令下則各以其私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非主以為名異趣以為高率群下以造謗如此不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禁之便臣請諸有文學詩書百家語者蠲除去之令到滿三十日弗去黥為城旦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有欲學者以吏為師始皇可其議收去詩書百家之語以愚百姓使天下無以古非今明法度定律令皆以始

皇起同文書正義曰六國制令不同今令同之治離宫別館周徧天下明年又巡狩外攘四夷斯皆有力焉斯長男由爲三川守諸男皆尚秦公主女悉嫁秦諸公子三川守李由告歸咸陽李斯置酒於家百官長皆前爲壽門廷車騎以千數李斯喟然而歎曰嗟乎吾聞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閭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駑下遂擢至此當今人臣之位無居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物極則衰吾未知所稅駕也索隱曰稅駕猶解駕言休息也李斯言已今日富貴已極然未知向後吉凶止泊在何處也

始皇三十七年十月行出游會稽並海上北

抵琅邪【正義曰今沂州】丞相斯中車府令趙高兼行符璽
令事皆從始皇有二十餘子長子扶蘇以數直諫
上上使監兵上郡【正義曰上郡故城在綏州上縣東南五十里】蒙恬為
將少子胡亥愛請從上許之餘子莫從【辯士隱姓名遺秦將章邯書曰李斯為秦王死廢十七兄而立今王也然則二世是秦始皇第十八子此書在善文中】
其年七月始皇帝至沙丘【正義曰沙丘臺在邢州】病甚令趙
高為書賜公子扶蘇曰以兵屬蒙恬與喪會咸陽
而葬書已封未授使者始皇崩書及璽皆在趙高
所獨子胡亥丞相李斯趙高及幸宦者五六人知
始皇崩餘群臣皆莫知也李斯以為上在外崩無

真太子故祕之置始皇居轀輬車中（徐廣曰一作轀車）百官奏事上食如故宦者輒從轀輬車中可諸奏事（文穎曰轀輬車如今喪轜車也孟康曰如衣車有窻牖閉之則溫開之則涼故名之轀輬車也如淳曰轀輬車其形廣大有羽飾也）趙高因留所賜扶蘇璽書而謂公子胡亥曰上崩無詔封王諸子而獨賜長子書長子至即立為皇帝而子無尺寸之地為之柰何胡亥曰固也吾聞之明君知臣明父知子父捐命不封諸子何可言者趙高曰不然方今天下之權存亡在子與高及丞相耳願子圖之且夫臣人與見臣於人制人與見制於人豈可同日道哉胡亥曰

廢兄而立弟是不義也不奉父詔而畏死是不孝也能薄而材譾史記音隱字顯反○索隱曰劉氏音將淺反則譾亦淺義古人語自有重輕所以文字有異彊因人之功是不能也三者逆德天下不服身殆傾危社稷不血食高曰臣聞湯武殺其主天下稱義焉不為不忠衛君殺其父而衛國載其德孔子著之不為不孝夫大行不小謹盛德不辭讓鄉曲各有宜而百官不同功胡顧小而忘大後必有害狐疑猶豫後必有悔斷而敢行鬼神避之後有成功願子遂之胡亥喟然歎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豈宜以此事干丞相哉趙高曰時

乎時乎閒不及謀羸粮躍馬唯恐後時胡亥既然
高之言高曰不與丞相謀恐事不能成臣請爲子
與丞相謀之高乃謂丞相斯曰上崩賜長子書與
喪會咸陽而立爲嗣書未行今上崩未有知者也
所賜長子書及符璽皆在胡亥所定太子在君侯
與高之口耳事將何如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
人臣所當議也高曰君侯自料能孰與蒙恬功高
孰與蒙恬謀遠不失孰與蒙恬無怨於天下孰與
蒙恬長子舊而信之孰與蒙恬斯曰此五者皆不
及蒙恬而君責之何深也高曰高固內官之廝役

也幸得以刀筆之文進入秦宮管事二十餘年未嘗見秦免罷丞相功臣有封及二世者也卒皆以誅亡皇帝二十餘子皆君之所知長子剛毅而武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侯之印歸於鄉里明矣高受詔教習胡亥使學以法事數年矣未嘗見過失慈仁篤厚輕財重士辯於心而詘於口盡禮敬士秦之諸子未有及此者可以為嗣君計而定之斯曰君其反位斯奉主之詔聽天之命何慮之可定也高曰安可危也危可安也安危不定何以貴聖斯曰斯上蔡閭巷

布衣也上幸擢為丞相封為通侯子孫皆至尊位重祿者故將以存亡安危屬臣也豈可負哉夫忠臣不避死而庶幾索隱曰斯言忠臣之節本不避死謂己今日亦庶幾盡忠不避死也孝子不勤勞而見危人臣各守其職而已矣君其勿復言將令斯得罪高曰蓋聞聖人遷徙無常就變而從時見末而知本觀指而覩歸物固有之安得常法哉方今天下之權命懸於胡亥高能得志焉且夫從外制中謂之惑從下制上謂之賊故秋霜降者草花落水搖動者萬物作索隱曰水搖謂水泮而搖動也是春時萬物皆生也此必然之效也君何見之晚斯曰

吾聞晉易太子（正義曰謂廢申生立奚齊也）三世不安齊桓兄弟爭位（正義曰謂小白與公子糾）身死爲戮紂殺親戚（正義曰謂殺比干囚箕子）不聽諫者國爲丘墟遂危社稷三者逆天宗廟不血食斯其猶人哉安足爲謀（索隱曰言我今猶是人人道守順豈能爲逆謀故曰安足爲謀也）高曰上下合同可以長久中外若一事無表裏君聽臣之計即長有封侯世世稱孤必有喬松之壽孔墨之智今釋此而不從禍及子孫足以爲寒心善者因禍爲福君何處焉斯乃仰天而歎垂淚太息曰嗟乎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託命哉於是斯乃聽高高乃報胡亥曰臣請

奉太子之明命以報丞相丞相斯敢不奉令於是乃相與謀詐爲受始皇詔丞相立子胡亥爲太子更爲書賜長子扶蘇曰朕巡天下禱祠名山諸神以延壽命今扶蘇與將軍蒙恬將師數十萬以屯邊十有餘年矣不能進而前士卒多耗無尺寸之功乃反數上書直言誹謗我所爲以不得罷歸爲太子日夜怨望扶蘇爲人子不孝其賜劒以自裁將軍恬與扶蘇居外不匡正宜知其謀爲人臣不忠其賜死以兵屬裨將王離封其書以皇帝璽遣胡亥客奉書賜扶蘇於上郡使者至發書扶蘇泣

入內舍欲自殺蒙恬止扶蘇曰陛下居外未立太子使臣將三十萬衆守邊公子為監此天下重任也今一使者來即自殺安知其非詐請復請復請而後死未暮也使者數趣之扶蘇為人仁謂蒙恬曰父而賜子死尚安復請即自殺蒙恬不肯死使者即以屬吏繫於陽周徐廣曰屬上郡○正義曰陽周寧州羅川縣之邑也使者還報胡亥斯高大喜至咸陽發喪太子立為二世皇帝以趙高為郎中令常侍中用事二世燕居乃召高與謀事謂曰夫人生居世間也譬猶騁六驥過決隙也吾既已臨天下矣欲悉耳目之所

好窮心志之所樂以安宗廟而樂萬姓長有天下終吾年壽其道可乎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也而昏亂主之所禁也臣請言之不敢避斧鉞之誅願陛下少留意焉夫沙丘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其屬意怏怏皆不服恐為變且蒙恬已死蒙毅將兵居外臣戰戰栗栗唯恐不終且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趙高曰嚴法而刻刑令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故臣更置陛

下之所親信者近之此則陰德歸陛下害除而姦謀塞群臣莫不被潤澤蒙厚德陛下則高枕肆志寵樂矣計莫出於此二世然高之言乃更為法律於是群臣諸公子有罪輒下高令鞫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僇死咸陽市十公主矺死於杜史記正義曰矺音貯格反○索隱曰矺音宅與磔同古今字異耳磔謂裂其支體而殺之財物入於縣官相連坐者不可勝數公子高欲奔恐收族乃上書曰先帝無恙時臣入則賜食出則乘輿御府之衣臣得賜之中廄之寶馬臣得賜之臣當從死而不能為人子不孝為人臣不忠不忠者

無名以立於世臣請從死願葬驪山之足唯上幸哀憐之書上胡亥大說召趙高而示之曰此可謂急乎趙高曰人臣當憂死而不暇何變之得謀胡亥可其書賜錢十萬以葬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欲畔者衆又作阿房之宮治直馳道賦歛愈重戍徭無已於是楚戍卒陳勝吳廣等乃作亂起於山東傑俊相立自置為侯王叛秦兵至鴻門而卻李斯數欲請閒諫二世不許而二世責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不斲徐廣曰采一名櫟一作柞○索隱曰

采木名即今之櫟木也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

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索隱曰粢音資糲音郎葛反粢者稷也糲者麤粟飯也藜藿之羹飯土匭啜土鉶徐廣曰匭一作榴鉶音刑

雖監門之養不觳於此矣徐廣曰觳音學觳一作轂推也○索隱曰爾雅云觳盡也言監門下人飯猶不盡此若徐氏云一作轂則字宜作較鄒氏音角禹鑿龍門

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正義曰謂河之九曲別為隄防決渟水致

之海徐廣曰致一作放而股無胈胈膚毳皮脛無毛手足胼胝

面目黎黑遂以死于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

於此矣然則夫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

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

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夫所謂賢人者必能安天下而治萬民今身且不能利將惡能治天下哉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爲之柰何李斯子由爲三川守群盜吳廣等西略地過去弗能禁章邯以破逐廣等兵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出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索隱曰督者察也察其罪責之以刑罰也督責之則臣

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此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則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矣賢明之主也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索隱曰恣音資二反睢音呼季反恣睢猶放縱也謂肆情縱恣也）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正義曰言有天下不能自縱恣督責乃勞身於天下若堯禹即以天下為桎梏於身也）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於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

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己則己貴而人賤以己徇人則己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為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賢之心矣夫可謂大繆矣謂之為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索隱曰格彊扞也虜奴隸也言嚴整之家本無格扞奴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正義曰棄灰於道者黥也韓子云殷之法棄灰於衢者刑子貢以為重問之仲尼曰灰棄於衢必燔人必怒怒則鬬鬬則三族

雖刑之可也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唯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是故韓子曰布帛尋常庸人不釋索隱曰尋常以言其少也庸人弗釋者謂庸人見則取之不釋以其罪輕也故下云罰不必行則庸人弗釋尋常是也鑠金百鎰盜跖不搏者索隱曰爾雅云鑠美也言百鎰之美金在於地雖有盜跖之行亦不取者為其財多而罪重也若下云搏必隨手刑盜跖不搏也搏猶攫也取也凡鳥翼擊物必轉足取攫故人取物亦云搏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

季不輕犯也（許慎曰樓季魏文侯之弟王孫子曰樓季之兄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上（詩云牂羊賁首毛傳曰牝曰牂）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高也音七笑反塹音漸以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歩故跛牂牧於泰山也）明主聖王之所以能久處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異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可不哀邪（索隱曰舍猶廢也止也言為人主不能行聖人督責之術則已廢止何為）

勤身苦心為天下所役是何哉可不哀邪言其非也且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閒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故明主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身尊而勢重也凡賢主者必將能拂世磨俗而廢其所惡立其所欲索隱曰拂音扶乖反磨音莫何反拂世言與世情弗戾磨俗言磨礪其俗使從己也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外不可傾以仁義烈

士之行而內不可奪以諫說忿爭之辯故能犖然
獨行恣睢之心而莫之敢逆若此然後可謂能明
申韓之術而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
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唯明主為能行
之若此則謂督責之誠則臣無邪臣無邪則天下
安天下安則主嚴尊主嚴尊則督責必督責必則
所求得所求得則國家富國家富則君樂豐故督
責之術設則所欲無不得矣群臣百姓救過不給
何變之敢圖若此則帝道備而可謂能明君臣之
術矣雖申韓復生不能加也書奏二世悅於是行

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明吏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成積於市殺人衆者為忠臣二世曰若此則可謂能督責矣初趙高為郎中令所殺及報私怨衆多恐大臣入朝奏事毀惡之乃說二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群臣莫得見其面故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徐廣曰通或宜作熟)今坐朝廷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事來有以揆之如此(徐廣曰揆一作撥也)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

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趙高常侍中用事事皆決於趙高高聞李斯以為言乃見丞相曰關東群盜多今上急發繇治阿房宮（索隱曰房音旁一如字）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李斯曰固也吾欲言之久矣今時上不坐朝廷上居深宮吾有所言者不可傳也欲見無閒趙高謂曰君誠能諫請為君候上閒語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前使人告丞相上方閒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此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閒日丞相不來吾方燕私

丞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且固我哉索隱曰謂以我幼故輕我也一云固我者以我為鄙小且固陋也於義為疎趙高因曰如此殆矣夫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已立為帝而丞相貴不益此其意亦望裂地而王矣且陛下不問臣臣不敢言丞相長男李由為三川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傍縣之子以故楚盜公行徐廣曰公一作訟音松過三川城守不肯擊高聞其文書相往來未得其審故未敢以聞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以為然欲案丞相恐其不審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時二世在甘泉方作觳抵優

俳之觀應劭曰戰國之時稍增講武之禮以爲戲樂用相夸示而秦更名曰角抵角者用材也抵者相抵觸也文穎曰案秦名此樂爲角抵兩兩相當角力角伎藝射御故曰角抵也駰案觳抵卽角抵李斯不得見因上書言趙高之短曰臣聞之臣疑其君無不危國妾疑其夫無不危家今有大臣於陛下擅利擅害與陛下無異此甚不便昔者司城子罕相宋身行刑罰以威行之朞年遂劫其君田常爲簡公臣爵列無敵於國私家之富與公家均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陰取齊國殺宰予於庭卽弒簡公於朝遂有齊國此天下所明知也今高有邪佚之志危反之行如子罕相宋也

私家之富若田氏之於齊也兼行田常子罕之逆
道而劫陛下之威信其志若韓玘為韓安相也索隱
曰玘亦作起並音怡韓大夫弑其君悼公者蓋韓無悼公或鄭之嗣君案表韓玘事昭侯昭侯已下
四代至王安其說非也陛下不圖臣恐其為變也二世曰何
哉夫高故宦人也然不為安肆志不以危易心潔
行脩善自使至此以忠得進以信守位朕實賢之
而君疑之何也且朕少失先人無所識知不習治
民而君又老恐與天下絕矣朕非屬趙君當誰任
哉且趙君為人精廉彊力下知人情上能適朕君
其勿疑李斯曰不然夫高故賤人也無識於理貪

欲無厭求利不止列勢次主求欲無窮臣故曰殆
二世已前信趙高恐李斯殺之乃私告趙高高曰
丞相所患者獨高高已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
於是二世曰其以李斯屬郎中令趙高案治李斯
李斯拘執束縛居囹圄中仰天而歎曰嗟乎悲夫
不道之君何可為計哉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
子比干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三臣者豈不忠哉
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
三子而二世之無道過於桀紂夫差吾以忠死宜
矣且二世之治豈不亂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

也殺忠臣而貴賤人作爲阿房之宮賦斂天下吾
非不諫也而不吾聽也凡古聖王飲食有節車器
有數宮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費而無益於民利者
禁故能長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顧其咎侵殺
忠臣不思其殃大爲宮室厚賦天下不愛其費三
者已行天下不聽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
尚未寤也而以趙高爲佐吾必見寇至咸陽麋鹿
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獄治罪責斯
與子由謀反狀皆收捕宗族賓客趙高治斯榜掠
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負其辯有

功實無反心幸得上書自陳幸二世之寤而赦之
李斯乃從獄中上書曰臣為丞相治民三十餘年
矣逮秦地之陝隘先王之時秦地不過千里兵數
十萬臣盡薄材謹奉法令陰行謀臣資之金玉使
游說諸侯陰脩甲兵飾政教官鬭士尊功臣盛其
爵祿故終以脅韓弱魏破燕趙夷齊楚卒兼六國
虜其王立秦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廣又北逐胡
貉南定百越以見秦之彊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
位以固其親罪三矣立社稷脩宗廟以明主之賢
罪四矣更剋畫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樹

秦之名罪五矣治馳道興游觀以見主之得意罪
六矣緩刑罰薄賦斂以遂主得衆之心萬民戴主
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
矣上幸盡其能力乃得至今願陛下察之書上趙
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安得上書趙高使其客十
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往覆訊斯斯更以其
實對輒使人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以為如
前終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
為丞相所賣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則項梁
已擊殺之使者來會丞相下吏趙高皆妄為反辭

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其中子曰吾欲與若復牽黃犬俱出上蔡東門逐狡兎豈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李斯已死二世拜趙高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决於高高自知權重乃獻鹿謂之馬二世問左右此乃鹿也左右皆曰馬也二世驚自以為惑乃召太卜令卦之太卜曰陛下春秋郊祀奉宗廟鬼神齋戒不明故至於此可依盛德而明齋戒於是乃入上林齋戒日游弋獵有行人入上林中二世自射殺之趙高教其女壻咸陽令閻樂劾不

知何人賊殺人移上林高乃諫二世曰天子無故賊殺不辜人此上帝之禁也鬼神不享天且降殃當遠避宮以禳之二世乃出居望夷之宮留三日趙高詐詔衛士令士皆素服持兵內鄉入告二世曰山東群盜兵大至二世上觀而見之恐懼高即因劫令自殺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上殿殿欲壞者三高自知天弗與群臣弗許乃召始皇弟授之璽徐廣曰一本曰召始皇弟子嬰授之璽秦本紀云子嬰者二世之兄子也○索隱曰劉氏云弟字衍當爲孫子嬰子嬰即位患之乃稱疾不聽事與宦者韓談及其子謀殺高高上謁請病因召入令

韓談刺殺之夷其三族子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
關入至咸陽群臣百官皆畔不適徐廣曰適音敵也子嬰
與妻子自係其頸以組降軹道旁正義曰軹道在萬年縣東北十
六里沛公因以屬吏項王至而斬之遂以亡天下
太史公曰李斯以閭閻歷諸侯入事秦因以瑕釁
以輔始皇卒成帝業斯為三公可謂尊用矣斯知
六藝之歸不務明政以補主上之缺持爵祿之重
阿順苟合嚴威酷刑聽高邪說廢適立庶諸侯已
畔斯乃欲諫爭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極忠而被五
刑死察其本乃與俗議之異不然斯之功且與周

召列矣

索隱述贊曰鼠在所居人固擇地斯效智士功立名遂置酒咸陽人臣極位一夫誑惑變易神器國喪身誅本同末異

蘇子古史曰始皇以詐力兼天下志得意滿諱聞過矣李斯播書詩誦功德以成其氣至其晚節不可告語君若太子在外亂起龍之據下矣最以一言合其公子之親者難若皇之暴非斯養之不至此也及其事二世知趙高之奸復爲合取容使高勢已成天下已亂乃發其奸一不亦覽乎至於國破家滅非不幸也

楊維禎曰趙高業爲事所忌者獨一人耳其言曰不諫丞相事不成高請于斯斯亦既能以亡國之言繇之矣而又以其言恐不得懷通侯之印易其心而許之是豪舉與括者斯也議使蒙毅度事扶蘇以與高共事必與孰與蒙毅其書以遺先謀高而

與皆立蒙也即高未誅恬以讒譖聞於蒙
蒙可不死恬之教高獄上聞爾詩不出此
他日事皆決於高乃始上書高言罪呼嗟
何及矣嗚呼秦愚天下而受其愚者李斯
也斯愚秦君臣而受其愚者趙高也五刑
具三族夷臨刑父子對哭而思東門逐兔
之樂斯真
愚人也哉

史記卷之八十七

史記卷之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吳興凌稚隆輯校

蒙恬者其先齊人也恬大父蒙驁索隱曰驁音遨又鄒氏音五到反自齊事秦昭王官至上卿秦莊襄王元年蒙驁爲秦將伐韓取城皋滎陽作置三川郡二年蒙驁攻趙取三十七城始皇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五年蒙驁攻魏取二十城作置東郡始皇七年蒙驁卒驁子曰武武子曰恬恬嘗書獄典文學索隱曰謂恬嘗學獄法遂作獄官文學始皇二十三年蒙武爲秦裨將軍與王翦攻楚大破之殺項燕二十四年蒙武攻楚

屬楚王蒙恬弟毅始皇二十六年蒙恬因家世得爲秦將攻齊大破之拜爲內史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將三十萬衆北逐戎狄收河南（正義曰謂靈夏勝等州）築長城因地形用險制塞起臨洮至遼東（徐廣曰臨洮屬隴西○正義曰遼東郡在遼水東始皇築長城東至遼水西南至海之上）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陽山（徐廣曰五原西安陽縣北有陰山陰山在河南陽山在河北）逶蛇而北暴師於外十餘年居上郡是時蒙恬威振匈奴始皇甚尊寵蒙氏信任賢之而親近蒙毅位至上卿出則參乘入則御前恬任外事而毅常爲內謀名爲忠信故雖諸將相莫敢與之爭焉趙

高者諸趙疏遠屬也趙高昆弟數人皆生隱宮（徐廣曰為宦者○索隱曰劉氏云蓋其父犯宮刑妻子沒為奴婢妻後野合所生子皆承趙姓並宮之故云兄弟生於隱宮也）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賤秦王聞高彊力通於獄法舉以為中車府令高即私事公子胡亥喻之決獄高有大罪秦王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除其宦籍帝以高之敦於事也（徐廣曰敦一作敦）赦之復其官爵始皇欲游天下道九原（正義曰九原郡今勝州連谷縣是）直抵甘泉（正義曰宮在雍州）乃使蒙恬通道自九原抵甘泉塹山堙谷千八百里道未就始皇三十七年冬行出游會稽並海上（索隱曰並音白浪反）

走琅邪索隱曰走音奏走猶向也鄒氏音趨趨亦向義於字則乖道病使蒙毅還禱山川未反始皇至沙丘崩秘之羣臣莫知是時丞相李斯少子胡亥中車府令趙高常從高雅得幸於胡亥欲立之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為己也因有賊心乃與丞相李斯少子胡亥陰謀立胡亥為太子太子已立遣使者以罪賜公子扶蘇蒙恬死扶蘇已死蒙恬疑而復請之使者以蒙恬屬吏更置胡亥以李斯舍人為護軍使者還報胡亥已聞扶蘇死即欲釋蒙恬趙高恐蒙氏復貴而用事怨之毅還至趙高因為胡亥忠計欲以滅蒙氏

乃言曰臣聞先帝欲舉賢立太子久矣而蒙毅諫曰不可若知賢而兪不立則是不忠而惑主也索隱曰兪一作諭諭即諭也音臾謂知太子賢而踰久不立是不忠也以臣愚意不若誅之胡亥聽而繫蒙毅於代正義曰今代州也因禱山川至代而繫之前已囚蒙恬於陽周喪至咸陽已葬太子立為二世皇帝而趙高親近日夜毀惡蒙氏求其罪過舉劾之子嬰進諫曰臣聞故趙王遷殺其良臣李牧而用顏聚燕王喜陰用荊軻之謀而倍秦之約齊王建殺其故世忠臣而用后勝之議此三君者皆各以變古者失其國而殃及其身今蒙氏秦之大臣

謀士也而主欲一旦棄去之臣竊以為不可臣聞輕慮者不可以治國獨智者不可以存君（徐廣曰一無此字）誅殺忠臣而立無節行之人是內使群臣不相信而外使鬬士之意離也臣竊以為不可胡亥不聽而遣御史曲宮乘傳之代（索隱曰曲宮姓名）令蒙毅曰先主欲立太子而卿難之今丞相以卿為不忠罪及其宗朕不忍乃賜卿死亦甚幸矣卿其圖之毅對曰以臣不能得先主之意則臣少宦順幸沒世可謂知意矣（索隱曰蒙毅言已少事始皇順旨蒙恩幸至始皇沒世可謂知上意也）以臣不知太子之能則太子獨從周旋天下去諸

公子絕遠臣無所疑矣夫先王之舉用太子數年
之積也臣乃何言之敢諫何慮之敢謀非敢飾辭
以避死也為羞累先王之名願大夫為慮焉使臣
得死情實且夫順成全者道之所貴也刑殺者道
之所卒也昔者秦穆公殺三良而死罪百里奚而
非其罪也故立號曰繆昭襄王殺武安君白起楚
平王殺伍奢吳王夫差殺伍子胥此四君者皆為
大失而天下非之以其君為不明以是籍於諸侯（索隱曰言惡聲狼籍布於諸國劉氏云諸侯皆記其惡於史籍非也）故曰用道治者
不殺無罪而罰不加於無辜唯大夫留心使者知

胡亥之意不聽蒙毅之言遂殺之二世又遣使者
之陽周令蒙恬曰君之過多矣而卿弟毅有大罪
法及內史恬曰自吾先人及至子孫積功信於秦
三世矣今臣將兵三十餘萬身雖囚繫其勢足以
倍畔自知必死而守義者不敢辱先人之教以不
忘先主也昔周成王初立未離襁褓周公旦負王
以朝卒定天下及成王有病甚殆公旦自揃其爪
以沉於河曰王未有識是旦執事有罪殃旦受其
不祥乃書而藏之記府可謂信矣及王能治國有
賊臣言周公旦欲為亂久矣王若不備必有大事

王乃大怒周公旦走而奔於楚成王觀於記府得周公旦沉書乃流涕曰孰謂周公旦欲為亂乎殺言之者而反周公旦故周書曰必參而伍之（索隱曰參謂三卿伍即五大夫欲參伍更議）今恬之宗世無二心而事卒如此是必孽臣逆亂內陵之道也（徐廣曰亂一作辭）夫成王失而復振則卒昌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不悔身死則國亡臣故曰過可振而諫可覺也（索隱曰此故曰者必先志有此言蒙恬引之以成說也今不知出何書耳振者救也然語亦倒以言前人受諫可覺則其過乃可救也）察於參伍上聖之法也凡臣之言非以求免於咎也將以諫而死願陛下為萬民思

從道也使者曰臣受詔行法於將軍不敢以將軍言聞於上也蒙恬喟然太息曰我何罪於天無過而死乎良久徐曰恬罪固當死矣起臨洮屬之遼東城塹萬餘里此其中不能無絕地脈哉此乃恬之罪也乃吞藥自殺

太史公曰吾適北邊自直道歸行觀蒙恬所為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彊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衆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

乎何乃罪地脈哉

索隱述贊曰蒙氏秦將內史忠賢長城首築萬里安邊趙高矯制扶蘇死焉絕地何罪勞人是僭嗚呼天欲詐三代良將三

蘇子古史曰蒙氏為秦吞滅諸侯其所殘暴多矣子孫以無罪戮死此天意也恬以長城之役竭民力斷地脈自知當死而毅以忠信事上一自詐無罪死而不服夫偷合取容咎至李斯此其所以不免者哉然始皇病于琅邪使毅還禱山川至沙丘而崩使毅尚從則趙高李斯廢適之謀殆不能發嗚呼天之所廢人謀固無所復施耶

史記卷之八十九　　吳興凌稚隆輯校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索隱曰張耳吳芮勢侔楚漢位埒齊韓俱懷殺沛之心咸享誓河之業爵在列侯之上家傳累代之基長沙既曰令終趙王亦謂善始並可列同世家焉

張耳者大梁人也索隱曰臣瓚云今陳留大梁城是也其少時及魏公子毋忌為客張耳嘗亡命游外黃索隱曰晉灼曰命者名也謂脫名籍而逃崔浩曰亡無也命名也逃匿則削除名籍故以逃為亡命地理志外黃屬陳留外黃富人女甚美嫁庸奴亡其夫徐廣曰一云其夫亡也去抵父客如淳曰父時故賓客○索隱曰如淳曰抵歸也音丁禮反父客素知張耳乃謂女曰必欲求賢夫從張耳女聽乃卒為請決

嫁之張耳索隱曰謂女請父客爲決絕其夫而嫁之張耳張耳是時脫身游女家厚奉給張耳張耳以故致千里客乃宦魏爲外黃令名由此益賢

陳餘者亦大梁人也好儒術數游趙苦陘張晏曰苦陘漢章帝改曰漢昌○索隱曰地理志屬中山○正義曰音邢邢州唐昌縣富人公乘氏以其女妻之亦知陳餘非庸人也餘年少父事張耳兩人相與爲刎頸交索隱曰崔浩云言要齊生死斷頸無悔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爲布衣時嘗數從張耳游客數月秦滅魏數歲已聞此兩人魏之名士也購求有得張耳千金陳餘五百金張耳陳餘乃

變名姓俱之陳為里監門以自食（張晏曰監門里正衛也）兩人相對里吏嘗有過笞陳餘陳餘欲起張耳躡之（徐廣曰一作躡）使受笞吏去張耳乃引陳餘之桑下而數之曰始吾與公言何如今見小辱而欲死一吏乎陳餘然之秦詔書購求兩人兩人亦反用門者以令里中（索隱曰案門者即餘耳也自以其名而號令里中詐更別求也）陳涉起蘄至入陳兵數萬張耳陳餘上謁陳涉涉及左右生平數聞張耳陳餘賢未嘗見見即大喜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曰將軍身披堅執銳率士卒以誅暴秦復立楚社稷存亡繼絕功德宜為王且夫監

臨天下諸將不為王不可願將軍立為楚王也陳涉問此兩人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瞋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衆則兵彊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解也正義曰解紀賣反言天下諸侯見陳勝稱王陳皆解墮不相從也陳涉不聽遂立為王陳

餘乃復說陳王曰大王舉梁楚而西務在入關未及收河北也臣嘗游趙知其豪傑及地形願請奇兵北略趙地於是陳王以故所善陳人武臣爲將軍邵騷爲護軍以張耳陳餘爲左右校尉予卒三千人北略趙地武臣等從白馬渡河索隱曰酈食其云白馬之津則白馬津是其處其地與黎陽對岸至諸縣說其豪傑曰鄧展曰至河北縣說之秦爲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漢書音義曰嶺有五因以爲名在交趾界中也○索隱曰裴氏廣州記云大庾始安臨賀桂陽揭陽斯五嶺外內騷動百姓罷敝頭會箕斂漢書音義曰家家人頭數出穀以箕斂之以供軍費財匱

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
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
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鬬各報其怨而攻其
讎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
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
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
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
之怨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豪傑皆
然其言乃行收兵得數萬人號武信君下
趙十城餘皆城守莫肯下乃引兵東北擊范陽范

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漢書曰范陽令徐公竊聞公之將死故弔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弔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倳刃公之腹中者徐廣曰倳音胾○李奇曰東方人以物插地皆為倳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然則慈父孝子且倳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弔公也今諸侯畔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下武信君君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曰

足下必將戰勝然後略地攻得然後下城臣竊以
為過矣誠聽臣之計可不攻而降城不戰而略地
傳檄而千里定可乎武信君曰何謂也蒯通曰今
范陽令宜整頓其士卒以守戰者也怯而畏死貪
而重富貴故欲先天下降畏君以為秦所置吏誅
殺如前十城也然今范陽少年亦方殺其令自以
城距君君何不齎臣侯印拜范陽令范陽令則以
城下君少年亦不敢殺其令令范陽令乘朱輪華
轂使驅馳燕趙郊燕趙郊見之皆曰此范陽令先
下者也即喜矣燕趙城可毋戰而降也此臣之所

謂傳檄而千里定者也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趙地聞之不戰以城下者三十餘城至邯鄲張耳陳餘聞周章軍入關至戲却（蘇林曰戲地名却兵退也○正義曰戲音羲出驪山）又聞諸將為陳王徇地多以讒毀得罪誅怨陳王不用其筴不以為將而以為校尉乃說武臣曰陳王起蘄至陳而王非必立六國後將軍今以三千人下趙數十城獨介居河北（晉灼曰介音戛瓚曰方言云介特也）不王無以鎮之且陳王聽讒還報恐不脫於禍又不如立其兄弟不即立趙後將軍毋失時時閒不容息（索隱曰言舉事不可失時時之機速其間不容）

一喘息頃也武臣乃聽之遂立爲趙王以陳餘爲大將軍張耳爲右丞相邵騷爲左丞相使人報陳王陳王大怒欲盡族武臣等家而發兵擊趙陳王相國房君諫曰秦未亡而誅武臣等家此又生一秦也不如因而賀之使急引兵西擊秦陳王然之從其計徙繫武臣等家宮中封張耳子敖爲成都君陳王使使者賀趙令趣發兵西入關張耳陳餘說武臣曰王王趙非楚意特以計賀王楚已滅秦必加兵於趙願王毋西兵北徇燕代南收河內以自廣趙南據大河北有燕代楚雖勝秦必不敢制趙趙

王以為然因不西兵而使韓廣略燕李良略常山張黶略上黨韓廣至燕燕人因立廣為燕王徐廣曰九月也趙王乃與張耳陳餘北略地燕界趙王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將囚之欲與分趙地半乃歸王使者往燕輒殺之以求地張耳陳餘患之有廝養卒謝其舍中曰如淳曰廝賤者也公羊傳曰廝役扈養韋昭曰析薪為廝炊烹為養晉灼曰以辭相告曰謝也○索隱曰謂其同舍中之人也漢書作舍人吾為公說燕與趙王載歸舍中皆笑曰使者往十餘輩輒死若何以能得王乃走燕壁燕將見之問燕將曰知臣何欲燕將曰若欲得趙王耳曰君知張耳陳餘何如人

也燕將曰賢人也曰知其志何欲曰欲得其王耳趙養卒乃笑曰君未知此兩人所欲也夫武臣張耳陳餘杖馬箠下趙數十城張晏曰言其不用兵革驅策而已也○索隱曰杖音丈箠音之委反此亦各欲南面而王豈欲為卿相終已耶夫臣與主豈可同日而道哉顧其勢初定未敢參分而王且以少長先立武臣為王以持趙心今趙地已服此兩人亦欲分趙而王時未可耳今君乃囚趙王此兩人名為求趙王實欲燕殺之此兩人分趙自立夫以一趙尚易燕況以兩賢王左提右挈而責殺王之罪徐廣曰平原君傳曰事成執右券以責也券契義同

可滅燕易矣燕將以爲然乃歸趙王養卒爲御而
歸李良已定常山還報趙王復使良略太原至石
邑索隱曰地理志云屬常山秦兵塞井陘未能前秦將詐稱二
世使人遺李良書不封張晏曰欲其漏泄君臣相疑曰良嘗事
我得顯幸良誠能反趙爲秦赦良罪貴良良得書
疑不信乃還之邯鄲益請兵未至道逢趙王姊出
飲從百餘騎李良望見以爲王伏謁道旁王姊醉
不知其將使騎謝李良李良素貴起慙其從官從
官有一人曰天下畔秦能者先立且趙王素出將
軍下今女兒乃不爲將軍下車請追殺之李良已

得秦書固欲反趙未決因此怒遣人追殺王姊道中乃遂將其兵襲邯鄲邯鄲不知竟殺武臣邵騷趙人多為張耳陳餘耳目者以故得脫出收其兵得數萬人客有說張耳曰兩君羈旅而欲附趙難獨立立趙後扶以義可就功索隱曰案羈旅勢弱難以立功必獨有立六國趙王之後可以成功乃求得趙歇徐廣曰正月也音烏轄反駰案張晏曰趙之苗裔立為趙王居信都徐廣曰後項羽改曰襄國李良進兵擊陳餘陳餘敗李良李良走歸章邯章邯引兵至邯鄲皆徙其民河內夷其城郭張耳與趙王歇走入鉅鹿城王離圍之陳餘北收常山兵得數萬人軍鉅

鹿北章邯軍鉅鹿南棘原築甬道屬河餉王離王離兵食多急攻鉅鹿鉅鹿城中食盡兵少張耳數使人召前陳餘陳餘自度兵少不敵秦不敢前數月張耳大怒怨陳餘使張黶陳澤往讓陳餘曰（正義曰澤言擇）始吾與公為刎頸交今王與耳旦暮且死而公擁兵數萬不肯相救安在其相為死苟必信胡不赴秦軍俱死且有十一二相全（正義曰十中冀一兩勝秦）陳餘曰吾度前終不能救趙徒盡亡軍且餘所以不俱死欲為趙王張君報秦今必俱死如以肉委餓虎何益張黶陳澤曰事已急要以俱死立信安知

發慮陳餘曰吾死顧以爲無益必如公言乃使五千人令張黶陳澤先嘗秦軍索隱崔浩云嘗猶試至皆沒當是時燕齊楚聞趙急皆來救張敖亦北收代兵得萬餘人來皆壁餘旁未敢擊秦項羽兵數絕章邯甬道王離軍乏食項羽悉引兵渡河遂破章邯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也章邯引兵解諸侯軍乃敢擊圍鉅鹿秦軍遂虜王離涉閒自殺卒存鉅鹿者楚力也於是趙王歇張耳乃得出鉅鹿謝諸侯張耳與陳餘相見責讓陳餘以不肯救趙及問張黶陳澤所在陳餘怒曰張黶陳澤以必死責臣臣使將五千人

先嘗秦軍皆沒不出張耳不信以為殺之數問陳餘陳餘怒曰不意君之望臣深也（索隱曰望怨責也）豈以臣為重去將哉（索隱曰案重訓難也或云重惜也）乃脫解印綬推予張耳張耳亦愕不受陳餘起如廁客有說張耳曰臣聞天與不取反受其咎（索隱曰此辭出國語）今陳將軍與君印君不受反天不祥急取之張耳乃佩其印收其麾下而陳餘還亦望張耳不讓（正義曰言陳餘如廁還怨望張耳不讓其印）遂趨出張耳遂收其兵陳餘獨與麾下所善數百人之河上澤中漁獵由此陳餘張耳遂有郤趙王歇復居信都張耳從項羽諸侯入關漢

元年二月項羽立諸侯王張耳雅游韋昭曰雅素也○索隱曰鄭氏云雅故也韋昭云雅素然素亦故也雅游言憎游從故多為人所稱譽人多為之言項羽亦素數聞張耳賢乃分趙立張耳為常山王治信都信都更名襄國陳餘客多說項羽曰陳餘張耳一體有功於趙項羽以陳餘不從入關聞其在南皮索隱曰地理志屬勃海○正義曰故城在滄州南皮縣北四里也即以南皮旁三縣以封之而徙趙王歇王代徐廣曰都代縣張耳之國陳餘愈益怒曰張耳與餘功等也今張耳王餘獨侯此項羽不平及齊王田榮畔楚陳餘乃使夏說說田榮曰正義上說音稅下式銳反項羽為天下宰

不平盡王諸將善地徙故王王惡地今趙王乃居
代願王假臣兵請以南皮為扞蔽田榮欲樹黨於
趙以反楚乃遣兵從陳餘陳餘因悉三縣兵襲常
山王張耳張耳敗走念諸侯無可歸者曰漢王與
我有舊故張晏曰漢王為布衣時嘗從張耳游而項羽又彊立我我
欲之楚張晏曰羽所彊盛又為所立是以狐疑莫知所往也甘公曰文穎曰善說星者甘氏也○索隱曰天官書云齊甘公藝文志云楚有甘公音楚不同未知孰是劉歆七略云公一名德漢王之入關五星聚東井東井者秦分也先至
必霸楚雖彊後必屬漢故耳走漢徐廣曰二年十月也漢王
亦還定三秦方圍章邯廢丘張耳謁漢王漢王厚

遇之陳餘已敗張耳皆復收趙地迎趙王於代復為趙王趙王德陳餘立以為代王陳餘為趙王弱國初定不之國留傳趙王而使夏說以相國守代漢二年東擊楚使使告趙欲與俱陳餘曰漢殺張耳乃從於是漢王求人類張耳者斬之持其頭遺陳餘陳餘乃遣兵助漢漢之敗於彭城西陳餘亦復覺張耳不死即背漢漢三年韓信已定魏地遣張耳與韓信擊破趙井陘徐廣曰三年十月斬陳餘泜水上徐廣曰在常山音遲一音丁禮反○索隱曰蘇林音祗晉灼音邸令俗呼此水則然案地理志音脂則蘇音為得郭景純注山海經云泜水出常山中丘縣○正義曰在趙州贊皇縣界追殺

趙王歇襄國。漢立張耳為趙王。徐廣曰四年十一月駰案漢書四年夏漢五年，張耳薨，謚為景王。子敖嗣立為趙王。高祖長女魯元公主為趙王敖后。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韝蔽，徐廣曰韝者臂捍也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壻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索隱曰崔浩云屈膝坐其形如箕趙相貫高、趙午等年六十餘，徐廣曰田叔傳云趙相趙午等數十人皆怒然則或宜言六十餘人故張耳客也。生平為氣，乃怒曰：「吾王孱王也。」孟康曰音如潺湲之孱冀州人謂懦弱為孱韋昭曰仁謹貌○索隱曰孱服虔音鉏閑反弱小貌也小顏音仕連反說王曰：「夫天下豪桀並起，能者先立。今王事高祖甚恭，而高祖無禮，請為王殺

之張敖齧其指出血索隱曰案小顏云齧指以表至誠爲其約誓曰君何言之誤且先人亡國賴高祖得復國德流子孫秋毫皆高祖力也願君無復出口貫高趙午等十餘人皆相謂曰乃吾等非也吾王長者不倍德上吾等義不辱今怨高祖辱我王故欲殺之何乃汙王爲乎索隱曰漢書作汙蕭該音一故反說文云汙穢也令事成歸王事敗獨身坐耳漢八年上從東垣還過趙貫高等乃壁人柏人索隱曰謂於柏人縣館舍壁中著人欲爲變也○正義曰柏人故城在邢州柏人縣西北十二里鄉高祖宿處也要之置韋昭曰爲供置也○索隱曰文穎云置人廁壁中以何高祖也張晏云鑿壁空中令人止中也今按云置廁者置人於複壁中謂之置廁廁者隱廁

迮處因以為詑也亦音測上過欲宿心動問曰縣名為何曰柏
人柏人者迫於人也不宿而去漢九年貫高怨家
知其謀乃上變告之於是上皆并逮捕趙王貫高
等十餘人皆爭自剄貫高獨怒罵曰誰令公為之
今王實無謀而并捕王公等皆死誰白王不反者
乃轞車膠致正義曰謂其車上著板四周如檻形膠密不得開送致京師也與王
詣長安治張敖之罪上乃詔趙群臣賓客有敢從
王皆族貫高與客孟舒等十餘人皆自髡鉗為王
家奴從來貫高至對獄曰獨吾屬為之王實不知
吏治榜笞數千刺剟徐廣曰丁劣反○索隱曰案爇亦刺也漢書作剟爇是

云爇灼也爇之云燒也應劭云以鐵刺之身無可擊者終不復言呂后數言張王以魯元公主故不宜有此上怒曰使張敖據天下豈少而女乎不聽廷尉以貫高事辭聞上曰壯士誰知者以私問之賛曰以私情相問中大夫泄公曰正義曰泄姓也史有泄私臣之邑子素知之此固趙國立名義不侵為然諾者也上使泄公持節問之箯輿前徐廣曰箯音鞭駰案韋昭曰輿如今輿牀人輿以行○索隱曰服虔云音編編竹木如今峻可以冀際也何休注公羊筍音峻筍者竹箯一名編齊魯已北名為筍郭璞三蒼注云箯輿土器仰視曰泄公邪泄公勞苦如生平驩與語問張王果有計謀不高曰人情寧不各愛其父母妻子乎今

吾三族皆以論死豈以王易吾親哉顧爲王實不反獨吾等爲之具道本指所以爲者王不知狀於是泄公入具以報上乃赦趙王上賢貫高爲人能立然諾使泄公具告之曰張王已出因赦貫高貫高喜曰吾王審出乎泄公曰然泄公曰上多足下故赦足下貫高曰所以不死一身無餘者白張王不反也今王已出吾責已塞死不恨矣且人臣有篡殺之名何面目復事上哉縱上不殺我我不愧於心乎乃仰絶肮遂死（韋昭曰肮咽也○索隱曰蘇林云肮頸大脈也俗所謂胡脈音十郎反肮讀或音下浪反）當此之時名聞天下張敖已出

以尚魯元故封為宣平侯索隱曰韋昭曰尚奉也不敢言取崔浩云奉事公主小顏云尚配也易得尚于中行王弼亦以尚為配恐非其義於是上賢張王諸客以鉗奴從張王入關無不為諸侯相郡守者及孝惠高后文帝孝景時張王客子孫皆得為二千石張敖高后六年薨關中記曰張敖冢在安陵東○正義曰魯元公主墓在咸陽縣西北二十五里次東有張敖冢與公主同域又張耳墓在咸陽縣東三十三里子偃為魯元王以母呂后女故呂后封為魯元王索隱曰孝謂偃以其母號而封也元王弱兄弟少乃封張敖他姬子二人壽為樂昌侯徐廣曰漢紀張酺傳曰張敖之子壽封樂昌侯食細陽之池陽鄉也侈為信都侯高后崩諸呂無道大臣誅之而廢魯

元王及樂昌侯信都侯孝文帝即位復封故魯元王偃為南宮侯續張氏張敖諡武侯張偃之孫有罪免信都侯名侈樂昌侯名壽

太史公曰張耳陳餘世傳所稱賢者其賓客廝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國無不取卿相者然張耳陳餘始居約時漢書音義曰在貧賤時也相然信以死豈顧問哉索隱曰葛洪要用字苑云然猶爾也謂相許同謂者何也謂然諾相信雖死不顧也及據國爭權卒相滅亡何鄉者相慕用之誠後相倍之戾也豈非以利哉索隱曰有本作勢利交漢書作勢利交故贏頗傳云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則從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名譽雖高賓客雖盛所由殆

與太伯延陵季子異矣

索隱述贊曰張耳陳餘天下豪俊忘年羈旅刎頸相信耳圍鉅鹿餘兵不進張既望深陳乃去印勢利傾奪隙末成釁

史記卷之九十　　吳興凌稚隆輯校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魏豹者故魏諸公子也其兄魏咎故魏時封為寧陵君索隱曰案彭越傳云魏豹魏王咎從弟真魏後也晉灼云寧陵梁國縣也即今寧陵是秦滅魏遷咎為家人陳勝之起王也正義曰王于放反咎往從之陳王使魏人周市徇魏地魏地已下欲相與立周市為魏王周市曰天下昏亂忠臣乃見索隱曰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此取以為說也今天下共畔秦其義必立魏王後乃可齊趙使車各五十乘立周市為魏王市辭不受迎魏咎於陳五反陳王乃遣立咎為魏

王徐廣曰元年十二月也章邯已破陳王乃進兵擊魏王於
臨濟正義曰故越在淄州高苑縣北二里本漢縣魏王乃使周市出請
救於齊楚齊楚遣項它田巴將兵隨市救魏駰案
項它楚將田巴齊將也○正義曰它徒多反章邯遂擊破殺周市等軍
圍臨濟咎為其民約降約定咎自燒殺魏豹亡走
楚徐廣曰二年六月楚懷王予魏豹數千人復徇魏地項
羽已破秦降章邯豹下魏二十餘城立豹為魏王
豹引精兵從項羽入關漢元年項羽封諸侯欲有
梁地乃徙魏王豹於河東都平陽正義曰今晉州為西魏
王漢王還定三秦渡臨晉正義曰臨晉在同州朝邑縣界魏王豹

以國屬焉遂從擊楚於彭城漢敗還至滎陽豹請歸視親病至國即絶河津畔漢漢王聞魏豹反方東憂楚未及擊謂酈生曰緩頰往說魏豹能下之吾以萬户封若酈生說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索隱曰莊子云無異騏驥之馳過隙則謂馬也小顔云白駒謂日影也隙壁隙也以言速疾若日影過壁隙也）今漢王慢而侮人罵詈諸侯羣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於是漢王遣韓信擊虜豹於河東（徐廣曰二年九月也）傳詣滎陽以豹國為郡（高祖本紀曰置三郡河東太原上黨）漢王令豹守滎陽楚圍之急周苛遂殺魏豹

彭越者昌邑人也正義曰漢武更山陽為昌國有梁丘鄉梁丘故城在曹州城武縣東北三十三里字仲常漁鉅野澤中為群盜陳勝項梁之起少年或謂越曰諸豪傑相立畔秦仲可以來亦效之彭越曰兩龍方鬬且待之居歲餘澤閒少年相聚百餘人往從彭越曰請仲為長越謝曰臣不願與諸君少年彊請乃許與期旦日日出會後期者斬索隱曰旦日謂明日之朝日出時也旦日日出十餘人後後者至日中於是越謝曰臣老諸君彊以為長今期而多後不可盡誅誅最後者一人令校長斬之皆笑曰何至是請後不敢於是越乃引一人斬之設

壇祭乃令徒屬徒屬皆大驚畏越莫敢仰視乃行
略地收諸侯散卒得千餘人沛公之從碭北擊昌
邑正義曰碭音康郎反宋州碭山縣彭越助之昌邑未下沛公引
兵西彭越亦將其衆居鉅野中收魏散卒項籍入
關王諸侯還歸彭越衆萬餘人毋所屬漢元年秋
齊王田榮畔項王漢乃使人賜彭越將軍印使下
濟陰以擊楚楚命蕭公角將兵擊越正義曰蕭縣令楚縣令稱
公角名越大破楚軍漢王二年春與魏王豹及諸侯
東擊楚彭越將其兵三萬餘人歸漢於外黃漢王
曰彭將軍收魏地得十餘城欲急立魏後今西魏

王豹亦魏王咎從弟也真魏後乃拜彭越爲魏相國擅將其兵略定梁地索隱曰擅猶專也漢王之敗彭城解而西也彭越皆復亡其所下城獨將其兵北居河上正義曰滑州河上漢王三年彭越常往來爲漢游兵擊楚絕其後糧於梁地漢四年冬項王與漢王相距滎陽彭越攻下睢陽外黃十七城正義曰睢陽宋州宋城也外黃在汴州雍丘縣東項王聞之乃使曹咎守成皋正義曰河南府汜水是自東收彭越所下城邑皆復爲楚正義曰爲于偽反彭越將其兵北走穀城正義曰在齊州東阿縣東三十六里是漢五年秋項王之南走陽夏正義曰夏古雅反陳州太康縣也彭越復下

昌邑旁二十餘城得穀十餘萬斛以給漢王食漢
王敗使使召彭越并力擊楚越曰魏地初定尚畏
楚未可去漢王追楚為項籍所敗固陵正義曰固陵名在陳
州宛丘縣西北三十二里乃謂留侯曰諸侯兵不從為之奈何
留侯曰齊王信之立非君王之意信亦不自堅彭
越本定梁地功多始君王以魏豹故拜彭越為魏
相國今豹死毋後且越亦欲王而君王不蚤定與
此兩國約即勝楚睢陽以北至穀城正義曰穀宋州已北至鄆
州以西曹濮汴滑並與彭越皆以王彭相國從陳以東傅海傅音
附○正義曰從陳潁州北以東亳泗徐淮北之地東至海并淮南淮陰之邑盡與韓信韓信又先有

故齊舊地與齊王信齊王信家在楚此其意欲復得故邑君王能出捐此地許二人二人今可致即不能事未可知也於是漢王乃發使使彭越如留侯策使者至彭越乃悉引兵會垓下正義曰在亳州也遂破楚

五年項籍已死春立彭越為梁王都定陶正義曰曹州

六年朝陳九年十年皆來朝長安十年秋陳豨反代地高帝自往擊至邯鄲徵兵梁王梁王稱病使將將兵詣邯鄲高帝怒使人讓梁王梁王恐欲自往謝其將扈輒曰王始不往見讓而往往則為禽矣不如遂發兵反梁王不聽稱病梁王怒其太僕

欲斬之太僕亡走漢告梁王與扈輒謀反於是上
使使掩梁王梁王不覺捕梁王囚之雒陽有司治
反形已具張晏曰扈輒勸越反不聽而云反形已具有司非也瓚曰扈輒勸越反而越不
誅輒是反形已具請論如法上赦以爲庶人傳處蜀青衣
文穎曰青衣縣名在蜀瓚曰今漢嘉是也○索隱曰蘇林云縣名今爲臨邛瓚說爲是西至
鄭索隱曰地理志云鄭屬京兆○正義曰華州逢呂后從長安來欲之
雒陽道見彭王彭王爲呂后泣涕自言無罪願處
故昌邑呂后許諾與俱東至雒陽呂后白上曰彭
王壯士今徙之蜀此自遺患正義曰上唯季反不如遂誅
之妾謹與俱來於是呂后乃令其舍人告彭越復

謀反廷尉王恬開奏請族之上乃可遂夷越宗族國除

太史公曰魏豹彭越雖故賤然已席卷千里正義曰言魏地濶千里如席卷舒南面稱孤喋血乘勝日有聞矣徐廣曰一作唼韓傳亦有喋血語也○索隱曰言喋喋猶戩也煞敵踐血而行孝文紀喋血京師是也懷畔逆之意及敗不死而虜囚身被刑戮何哉中材已上且羞其行況王者乎彼無異故智略絕人獨患無身耳得攝尺寸之柄其雲蒸龍變欲有所會其度以故幽囚而不辭云

索隱述贊曰魏咎兄弟因時而王豹後屬楚其國遂亡仲起昌邑歸漢外黃往來聲援再續軍

擢徹兵不祚
菹醢何傷

楊慎曰此贊曲折意旨竟能言豪傑意中事取于衆人所不取亦其素意如此獨思無身耳五字極備雲蒸龍變又怪其度二字不可解意云度其故竟以此也

史記卷之九十一　　吳興淩稚隆輯校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黥布者六人也姓英氏〔索隱曰地理志云廬江有六縣蘇林曰今為六安也布本姓英英國名也咎繇之後布以少時有人相云當刑而王故漢雜事云布改姓黥以厭當之也○正義曰故六城在壽州安豐縣西南百三十二里按黥布封淮南王都六即此城又春秋傳云與蓼咎繇之後或封於英六蓋英後改為蓼也〕秦時為布衣少年有客相之曰當刑而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然笑曰人相我當刑而王幾是乎〔徐廣曰幾一作豈駰謂幾近也○索隱曰臣瓚音譏按漢書幾作豈是乎故徐廣云一作豈劉氏音祈祈者語辭也義亦通〕人有聞者共俳笑之〔索隱曰謂衆共以俳優輩笑之〕布已論輸麗山〔正義曰言布論決受黥竟麗山〕

[作陵也時會稽郡輸身徒]驪山之徒數十萬人布皆與其徒長豪傑交通迺率其曹偶亡之江中為群盜[韋昭曰偶類也謂徒之輩類]陳勝之起也布迺見番君與其衆叛秦聚兵數千人番君以其女妻之章邯之滅陳勝破呂臣軍布乃引兵北擊秦左右校破之清波引兵而東聞項梁定江東會稽[正義曰時會稽郡所理在吳闔閭城中]渡江而西陳嬰以項氏世為楚將迺以兵屬項梁渡淮南英布蒲將軍亦以兵屬項梁項梁涉淮而西擊景駒秦嘉等布常冠軍項梁至薛[正義曰薛古城在徐州滕縣界也]聞陳王定死迺立楚懷王項梁號為武信君

英布為當陽君正義曰南郡當陽縣也項梁敗死定陶懷王徙都彭城諸將英布亦皆保聚彭城當是時秦急圍趙趙數使人請救懷王使宋義為上將范增為末將項籍為次將英布蒲將軍皆為將軍悉屬宋義北救趙及項籍殺宋義於河上懷王因立籍為上將軍諸將皆屬項籍項籍使布先涉渡河擊秦布數有利籍迺悉引兵涉河從之遂破秦軍降章邯等楚兵常勝功冠諸侯諸侯兵皆以服屬楚者以布數以少敗衆也項籍之引兵西至新安正義曰新安故城在河南府澠池縣東二十二里又使布等夜擊坑章邯秦卒

二十餘萬人至關不得入又使布等先從間道破關下軍（索隱曰鄒氏云閒音閒閒謂私也今以閒音紀莧反閒道即他道也猶若反閒之義）遂得入至咸陽布常爲軍鋒（索隱曰案漢書作楚軍前簿簿者鹵簿）項王封諸將立布爲九江王都六漢元年四月諸侯皆罷戲下各就國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迺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正義曰郴丑林反今郴州是義帝冢及祠）漢二年齊王田榮畔楚項王往擊齊徵兵九江九江王布稱病不往遣將將數千人行漢之敗楚彭城布又稱病不佐楚項王由此怨布數使使者誚讓召布（漢書）

音義曰誚責也布愈恐不敢往項王方北憂齊趙西患漢所與者獨九江王又多布材欲親用之以故未擊漢三年漢王擊楚大戰彭城不利出梁地至虞正義曰今宋州虞城也謂左右曰索隱曰案謂隨何如彼等者無足與計天下事謁者隨何進曰不審陛下所謂漢王曰孰能為我使淮南令之發兵倍楚留項王於齊數月我之取天下可以百全隨何曰臣請使之迺與二十人俱使淮南至因太宰主之漢書音義曰淮南太宰作內主也韋昭曰主舍也○索隱曰太宰掌膳食之官三日不得見隨何因說太宰曰王之不見何必以楚為彊以漢為弱此臣之

所以為使使何得見言之而是邪是大王所欲聞也言之而非邪使何等二十人伏斧質淮南市以明王倍漢而與楚也太宰廼言之王王見之隨何曰漢王使臣敬進書大王御者竊怪大王與楚何親也淮南王曰寡人北鄉而臣事之隨何曰大王與項王俱列為諸侯北鄉而臣事之必以楚為彊可以託國也項王伐齊身負板築李奇曰板牆板也築杵也以為士卒先大王宜悉淮南之衆身自將之為楚軍前鋒今廼發四千人以助楚夫北面而臣事人者固若是乎夫漢王戰於彭城項王未出齊也大王

宜騷淮南之兵（騷音掃）渡淮日夜會戰彭城下大王撫萬人之衆無一人渡淮者垂拱而觀其孰勝夫託國於人者固若是乎大王提空名以鄉楚而欲厚自託臣竊為大王不取也然而大王不背楚者以漢為弱也夫楚兵雖彊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索隱曰負猶被也以不義被其身）以其背盟約而殺義帝也然而楚王恃戰勝自彊漢王收諸侯還守成皐滎陽下蜀漢之粟深溝壁壘分卒守徼乘塞（索隱曰徼謂邊境亭鄣以徼繞邊陲常守之也乘者登也登塞垣而守之）楚人還兵閒以梁地深入敵國八九百里（張晏曰羽從齊還當經梁地八九百里適得羽地○索隱曰案歷處）

曰梁在楚漢之中央欲戰則不得攻城則力不能老弱轉糧千里之外楚兵至滎陽成皐漢堅守而不動進則不得攻退則不得解故曰楚兵不足恃也徐廣曰恃一作罷言其已困不足復苦也索隱曰案漢書作罷音皮使楚勝漢則諸侯自危懼而相救夫楚之彊適足以致天下之兵耳故楚不如漢其勢易見也今大王不與萬全之漢而自託於危亡之楚臣竊為大王惑之臣非以淮南之兵足以亡楚也夫大王發兵而倍楚項王必留留數月漢之取天下可以萬全臣請與大王提劍而歸漢漢王必裂地而封大王又況淮南淮南必大

王有也故漢王敬使使臣進愚計願大王之留意也淮南王曰請奉命隂許畔楚與漢未敢泄也楚使者在（文穎曰在淮南王所）方急責英布發兵舍傳舍隨何直入坐楚使者上坐曰九江王已歸漢楚何以得發兵布愕然楚使者起何因說布曰事以搆（索隱曰搆成也）可遂殺楚使者無使歸而疾走漢并力（索隱曰走音奏向也）布曰如使者教因起兵而擊之耳於是殺使者因起兵而攻楚楚使項聲龍且攻淮南項王留而攻下邑（正義曰宋州碭山縣）數月龍且擊淮南破布軍布欲引兵走漢恐楚王殺之故間行與何俱歸漢淮南

王至（徐廣曰三年十二月）上方踞牀洗召布入見布甚大怒
悔來欲自殺出就舍帳御飲食從官如漢王居布
又大喜過望（正義曰高祖以布先分爲王恐其自尊大故峻禮令布折服已而美其帷帳厚其飲食多其從官以悅其心權道也）於是廼使人入九江楚已使
項伯收九江兵盡殺布妻子布使者頗得故人幸
臣將衆數千人歸漢漢益分布兵而與俱北收兵
至成皐四年七月立布爲淮南王與擊項籍漢五
年布使人入九江得數縣六年布與劉賈入九江
誘大司馬周殷周殷反楚遂舉九江兵與漢擊楚
破之垓下項籍死天下定上置酒上折隨何之功

謂何為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索隱曰腐音輔謂之腐儒者言如腐敗之物不任用也隨何跪曰夫陛下引兵攻彭城楚王未去齊也陛下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能以取淮南乎上曰不能隨何曰陛下使何與二十人使淮南至如陛下之意是何之功賢於步卒五萬人騎五千也然而陛下謂何腐儒為天下安用腐儒何也上曰吾方圖子之功迺以隨何為護軍中尉布遂剖符為淮南王都六九江廬江衡山豫章郡皆屬布七年朝陳八年朝雒陽九年朝長安十一年高后誅淮陰侯布因心恐夏漢誅梁王彭越醢之盛

其醢徧賜諸侯至淮南淮南王方獵見醢因大恐陰令人部聚兵候伺旁郡警急張晏曰欲有所會布所幸姬疾請就醫醫家與中大夫賁赫對門徐廣曰賁音肥○賁音奔姬數如醫家賁赫自以為侍中迺厚餽遺隱曰人姓名也從姬飲醫家姬侍王從容語次譽赫長者也王怒曰汝安從知之具說狀王疑其與亂赫恐稱病王愈怒欲捕赫赫言變事乘傳詣長安布使人追不及赫至上變言布謀反有端可先未發誅也上讀其書語蕭相國相國曰布不宜有此恐仇怨妄誣之請繫赫使人微驗淮南王微一作徵淮南王布見赫

以罪亡上變固已疑其言國陰事漢使又來頗有所驗遂族赫家發兵反反書聞上延赦賁赫以為將軍上召諸將問曰布反為之奈何皆曰發兵擊之坑豎子耳何能為乎汝陰侯滕公召故楚令尹問之令尹曰是固當反滕公曰上裂地而王之疏爵而貴之漢書音義曰疏分也禹決江疏河是也○索隱曰尚書曰列爵惟五分土惟三故裂地是封文故知疏即分也南面而立萬乘之主其反何也令尹曰往年殺彭越前年殺韓信張晏曰往年前年同耳使文相避也言此三人者同功一體之人也自疑禍及身故反耳滕公言之上曰臣客故楚令尹薛公者其人有

籌筴之計可問上迺召見問薛公薛公對曰布反不足怪也使布出於上計山東非漢之有也出於中計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於下計陛下安枕而卧矣上曰何謂上計令尹對曰東取吳（正義曰荆王劉賈者吳蘇州闔廬城也）西取楚（正義曰楚王劉交都徐州下邳）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何謂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索隱曰案太康地記云秦建敖倉於成皐又立庾故亦云敖庾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何謂下計東取吳西取下蔡（正義曰古州來國）歸重於越身歸長沙（正義曰今潭州）陛下安枕而卧漢無事矣（桓譚

新論曰世有圍棊之戲或言是兵法之類也及爲之上者遠棊疏張置以會圍因而成多得道之勝中者則務相絶遮要以爭便求利故勝負狐疑須計數而定下者則守邊隅趨作罫以自生於小地然亦必不如察薛公之言上計云取吳楚幷齊魯及燕趙者此廣道地之謂中計云取吳楚幷韓魏塞成皐據敖倉此趨遮要爭利者也下計云取吳下蔡據長沙以臨越此守邊隅趨作罫者也○索隱曰罫音烏卦反

上曰是計將安出令尹對曰出下計上曰何謂廢上中計而出下計令尹曰布故麗山之徒也自致萬乘之主此皆爲身不顧後爲百姓萬世慮者也故曰出下計上曰善封薛公子千戶索隱曰劉氏云薛公得封千戶蓋關內侯也

廼立皇子長爲淮南王上遂發兵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兵

必不能來使諸將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走死富陵正義曰故城在楚州盱眙縣東北六十里盡劫其兵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閒如淳曰地名也○索隱曰案地理志臨淮有徐縣僮縣○正義曰杜預云徐在下邳僮縣東括地志云大徐城在泗州徐城縣北四十里古徐國也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民素畏之且兵法諸侯戰其地為散地漢書音義曰謂散敗之地○正義曰魏武帝注孫子曰卒戀土地道近而易散今別為三彼敗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不聽布果破其一軍其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會甀索隱曰上古外反下持瑞反章

耶云蘄之鄉名漢書作蘄應劭音祈非也○正義曰蘄音機沛郡蘄城也甀遂瑞反布兵精甚上廼壁庸城徐廣曰地名也望布軍置陳如項籍軍上惡之與布相望見遙謂布曰何苦而反布曰欲為帝耳上怒罵之遂大戰布軍敗走渡淮數止戰不利與百餘人走江南布故與番君婚以故長沙哀王使人紿布偽與亡徐廣曰表云成王臣吳芮之子也駰案晉灼曰芮之孫閭或曰是成王非哀王也傳誤也誘走越故信而隨之番陽索隱曰番音鄱縣之鄉番陽人殺布茲鄉民田舍正義曰英布冢在饒州鄱陽縣北百五十三里十三黄遂滅黥布立皇子長為淮南王封賁赫為期思侯正義曰期思故城在光州固始縣界諸將率多以功封者

漢書曰將封者六人

太史公曰英布者其先豈春秋所見楚滅英六皐陶之後哉身被刑法何其拔興之暴也索隱曰拔音白曷反疾也項氏之所坑殺人以千萬數而布常為首虐功冠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於身為世大僇禍之興自愛姬殖妒媢生患竟以滅國媢音冒媢亦妒也○索隱曰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妒媢之誅又論衡云妒夫媢婦則媢是妒之別名今原英布之誅爲疑賁赫與其姬妃有亂故至滅國所以不得言妒媢是媢也一云男妒曰媢耳

索隱述贊曰九江初筮當形而王既免徒中聚盜江上無雄楚卒頻破秦將病爲羽疑歸受漢杖賁赫見毀卒致無妄

黄震曰布趣驪山之徒以兵屬項氏嘗為軍鋒得國九江南面稱孤矣漢使隨何說之歸漢遂滅楚竟下王雖齒及信越誅而布大恐幸非啓釁竟以反誅愚謂布非反漢讒非與恐勢使然耳夫布於漢非蕭曹舊臣渠等比也擧趣遷廣成者帝敗者族焉雖雄豪決不得已齊之以濟一吾事事濟矣同趣事者猶在則此心不能一日安其勢不盡族之不止也故夫乘時傑危者未有不滅其身雖嬰屏之賢為不可及也已

[illegible]

史記卷之九十二　　　　吳興凌稚隆輯校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淮陰侯韓信者淮陰人也（正義曰楚州淮陰縣也）始為布衣時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李奇曰無善行可推舉選擇）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食飲人多厭之者常數從其下鄉南昌亭長寄食（張晏曰下鄉縣屬淮陰也◇索隱曰案楚漢春秋南昌作新昌亭長者主亭之吏也）數月亭長妻患之乃晨炊蓐食（張晏曰未起而牀蓐中食）食時信往不為具食信亦知其意怒竟絕去信釣於城下（正義曰淮陰城北臨淮水昔信去下鄉而釣於此也）諸母漂（韋昭曰以水擊絮為漂故曰漂母）有一母見信飢飯信竟漂數十

日信喜謂漂母曰吾必有以重報母母怒曰大丈夫不能自食正義曰音寺吾哀王孫而進食蘇林曰如言公子也○索隱曰劉德曰秦末多失國言王孫公子尊之也張晏曰字王孫非也豈望報乎淮陰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雖長大好帶刀劍中情怯耳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袴下徐廣曰袴一作胯胯股也音同又云漢書作跨同耳○索隱曰胯音枯化反然尋此文作袴欲依字讀何為不通袴下即胯下也何必須要作胯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袴下蒲伏正義曰俛音俯伏旁六反一市人皆笑信以為怯及項梁渡淮信杖劍從之居戲下徐廣曰戲一作麾無所知名項梁敗又屬項羽羽以為郎中數以策干項羽羽不

用漢王之入蜀信亡楚歸漢未得知名為連敖徐廣曰典客也索隱曰李奇云楚官名張晏曰司馬也坐法當斬其輩十三人皆已斬次至信信乃仰視適見滕公曰上不欲就天下乎何為斬壯士滕公奇其言壯其貌釋而不斬與語大說之言於上上拜以為治粟都尉上未之奇也信數與蕭何語何奇之至南鄭諸將行道亡者數十人信度何等已數言上上不我用即亡何聞信亡不及以聞自追之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上大怒如失左右手居一二日何來謁上上且怒且喜罵何曰若亡何也何曰臣不敢亡也臣追

語嘔嘔音烏于反○索隱曰嘔音吁嘔嘔猶言嘔嘔也漢書作姁姁鄧展曰姁姁和好貌也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弊忍不能予漢書音義曰不忍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有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不平諸侯之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彊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彊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

何所不散［索隱曰劉氏云用東歸之兵擊東方之散此散無不散敗也］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亡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彊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索隱曰案秋毫秋乃成王逸註楚詞云銳毛為毫夏落秋生也］除秦苛法與秦民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於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索隱曰案說文云檄二尺書也此云傳檄謂傳檄書］

以責所伐者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部署諸將所擊八月漢王舉兵東出陳倉正義曰漢王發關北出岐州陳倉縣定三秦漢二年出關正義曰出函谷關收魏河南韓殷王皆降合齊趙共擊楚四月至彭城漢兵敗散而還信復收兵與漢王會滎陽復擊破楚京索之間以故楚兵卒不能西漢之敗卻彭城正義曰兵敗散彭城而卻還塞王欣翟王翳亡漢降楚齊趙欲反漢與楚和六月魏王豹謁歸視親疾至國即絕河關索隱曰今蒲津關反漢與楚約和漢王使酈生說豹不下其八月以信為左丞相擊魏魏王盛兵蒲坂塞臨

晉【索隱曰塞音先得反臨晉縣名在河東之東岸對舊關也】信乃益為疑兵【漢書音義曰益張旗幟以疑敵者】陳船欲渡臨晉【索隱曰劉氏云陳船地名在舊關之西今之朝邑非也案京兆有船司空縣不名陳船陳船者陳列船艘欲渡河也】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渡軍【徐廣曰缻一作缶服虔曰以木押縛罌缻以渡韋昭曰以木為器如罌缻以渡軍無船且尚密也○正義曰按韓信詐陳列船艘於臨晉欲渡河即此從夏陽木押罌缻渡軍襲安邑臨晉同州東朝邑界夏陽在同州北渭城界】襲安邑【正義曰安邑故城在絳州夏縣東北十五里】魏王豹驚引兵迎信信遂虜豹【索隱曰劉氏云夏陽舊無船豹不備之而防臨晉耳今安邑被襲故豹遂降也】定魏為河東郡【正義曰理安邑縣故城】漢王遣張耳與信俱引兵東北擊趙代後九月破代兵禽夏說閼與【徐廣曰音余閼案李奇曰夏說

代相也○索隱曰司馬彪郡國志上黨涅縣有閼與聚閼音曷又音焉與音余又音預涅音念燕反○正義曰閼與聚城在潞州銅鞮縣西北二十里信之下魏破代漢輒使人收其精兵詣滎陽以距楚信與張耳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索隱曰案地理志常山石邑縣井陘山在西又穆天子傳云至于陘山之隧井于三道之隥是也趙王成安君陳餘聞漢且襲之也聚兵井陘口正義曰井陘故關在并州石艾縣陘東十八里即非陘口號稱二十萬廣武君李左車說成安君曰聞漢將韓信涉西河虜魏王禽夏說新喋血閼與索隱曰喋舊音歃非也案陳湯傳喋血萬里之外如淳云殺人血流滂沱也韋昭音徒協反今乃輔以張耳議欲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鬬其鋒不可當臣聞

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漢書音義曰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路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彼前不得鬭退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使野無所掠不至十日而兩將之頭可致於戲下願君留意臣之計否必為二子所禽矣成安君儒者也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之今韓信兵號數萬其實不過數千能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此避而不擊後有大者

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来伐我不聽廣武君策廣武君策不用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還報則大喜乃敢引兵遂下正義曰引兵入井陘狹道出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漢書音義曰傳令軍中使發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而望趙軍如淳曰萆音蔽依山自覆蔽○索隱曰萆謂令從間道小路向前望見陳餘軍營即往仍須隱山自蔽勿令趙軍知也蔽蔽者蓋覆也楚漢春秋作卑山漢書作萆說文云萆蔽也從艸卑聲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飧曰徐廣曰音飧食也○索隱曰如淳曰小飯曰飧謂立駐傳飧食待破趙乃大食也今日破趙會食服虔曰立駐傳飧食也如淳曰言破趙後乃當

共飽食也諸將皆莫信佯應曰諾謂軍吏曰趙已先據
便地為壁且彼未見吾大將旗鼓未肯擊前行恐
吾至阻險而還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正義曰綿
蔓水一名阜將一名洄星自并州流入井陘界即信背水陣陷之死地即此水也趙軍望
見而大笑平旦信建大將之旗鼓鼓行出井陘口
趙開壁擊之正義曰恒州鹿泉縣即六國時趙壁也大戰良久於是
信張耳佯棄鼓旗走水上軍水上軍開入之復疾
戰趙果空壁爭漢鼓旗逐韓信張耳韓信張耳已
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
騎共候趙空壁逐利則馳入趙壁皆拔趙旗立漢

赤幟二千趙軍已不勝不能得信等欲還歸壁壁
皆漢赤幟而大驚以為漢皆已得趙王將矣兵遂
亂遁走趙將雖斬之不能禁也於是漢兵夾擊大
破虜趙軍斬成安君泜水上禽趙王歇信乃令軍
中毋殺廣武君有能生得者購千金於是有縛廣
武君而致戲下者信乃解其縛東鄉坐西鄉對師
事之諸將効首虜索隱曰如淳云効致也晋灼曰効數也鄭玄註禮効猶呈見也
休畢賀因問信曰兵法右倍山陵前左水澤今者
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曰破趙會食臣等不服然
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

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
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此所謂驅市人而戰之
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為戰今予之生地皆
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善非臣所及
也於是信問廣武君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何若
而有功廣武君辭謝曰臣聞敗軍之將不可以言
勇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今臣敗亡之虜何足
以權大事乎信曰僕聞之百里奚居虞而虞亡在
秦而秦霸非愚於虞而智於秦也用與不用聽與
不聽也誠令成安君聽足下計若信者亦已為禽

矣以不用足下故信得侍耳因固問曰僕委心歸
計願足下勿辭廣武君曰臣聞智者千慮必有一
失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故曰狂夫之言聖人擇焉
顧恐臣計未必足用願效愚忠夫成安君有百戰
百勝之計一旦而失之軍敗鄗下李音曰鄗音臛今高邑是身
死泜上今將軍涉西河索隱曰此之西河當馮翊也○正義曰即同州龍門
河從夏陽度者虜魏王禽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終
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震天下
農夫莫不輟耕釋耒褕衣甘食索隱曰褕鄒氏音踰美也恐滅亡不
久故廢止作業而事美衣甘食日偷苟且也慮不圖久故也漢書作美衣褕食傾耳以

待命者（如淳曰恐滅亡不久故也）若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其實難用今將軍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久力不能拔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彊也燕齊相持而不下則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愚竊以為亦過矣故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韓信曰然則何由廣武君對曰方今為將軍計莫如案甲休兵鎮趙撫其孤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肴醳順時劉逵曰醳酒也○索隱曰劉氏依劉逵作醳酒謂以酒食養兵士也案史記古釋字皆如此豈亦謂以酒食醳兵士故字）

發予酉北首燕路正義曰首音狩向也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正義曰咫八寸言其簡牘或長咫尺也暴其所長於燕正義曰暴音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諠言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不知為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皆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曰善從其策發使使燕燕從風而靡乃遣使報漢因請立張耳為趙王以鎮撫其國漢王許之乃立張耳為趙王楚數使奇兵渡河擊趙趙王耳韓信往來救趙因行定趙城邑發兵請漢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漢王南出之宛葉閒正義曰宛在鄧州葉在許州

得黥布走入成皐楚又復急圍之六月漢王出成
皐東渡河獨與滕公俱從張耳軍修武至宿傳舍
晨自稱漢使馳入趙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卧內
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信耳起乃知漢
王來大驚漢王奪兩人軍即令張耳備守趙地拜
韓信為相國收趙兵未發者擊齊文穎曰謂趙人未嘗見發者
信引兵東未渡平原正義曰懷州有平原津聞漢王使酈食
其已說下齊韓信欲止范陽辯士蒯通說信曰將
軍受詔擊齊而漢獨發閒使下齊寧有詔止將軍
乎何以得毋行也且酈生一士伏軾韋昭曰軾今小車中座是

者掉三寸之舌下齊七十餘城將軍將數萬衆歲
餘乃下趙五十餘城為將數歲反不如一豎儒之
功乎於是信然之從其計遂渡河齊已聽酈生即
留縱酒罷備漢守禦信因襲齊歷下軍徐廣曰青南歷城縣
遂至臨菑齊王田廣以酈生賣已乃亨之而走高
密使使之楚請救韓信已定臨菑遂東追廣至高
密西楚亦使龍且將號稱二十萬救齊齊王廣龍
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鬭窮
戰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正義曰近其室家懷顧望也
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

亡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
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降也龍且
曰吾平生知韓信為人易與耳且夫救齊不戰而
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為止遂
戰與信夾濰水陳徐廣曰出東莞而東流至北海都昌縣入海○索隱曰濰音維地理志濰水出琅邪箕縣東北至昌都入海徐所引蓋據水經與此小不同韓信乃夜
令人為萬餘囊滿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
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渡
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
急擊殺龍且龍且水東軍散走齊王廣亡去信遂

追北至城陽（正義曰城陽雷澤縣是也在濮州東南九十一里）皆虜楚卒
漢四年遂皆降平齊使人言漢王曰齊偽詐多變
反覆之國也南邊楚不為假王以鎮之其勢不定
願為假王便當是時楚方急圍漢王於滎陽韓信
使者至發書（張晏曰發信使者所齎書）漢王大怒罵曰吾困於
此旦暮望若來佐我乃欲自立為王張良陳平躡
漢王足因附耳語曰漢方不利寧能禁信之王乎
不如因而立善遇之使自為守不然變生漢王亦
悟因復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為真王耳何以假
為乃遣張良往立信為齊王（徐廣曰四年二月）徵其兵擊

楚楚已亡龍且項王恐使盱眙人武涉往説齊王信曰張華曰武涉墓在盱眙城東十五里天下共苦秦久矣相與戮力擊秦秦已破計功割地分土而王之以休士卒今漢王復興兵而東侵人之分奪人之地已破三秦引兵出關收諸侯之兵以東擊楚其意非盡呑天下者不休其不知厭足如是甚也且漢王不可必身居項王掌握中數矣正義曰數色庾反項王憐而活之然得脫輒倍約復擊項王其不可親信如此今足下雖自以與漢王為厚交為之盡力用兵終為之所禽矣足下所以得須臾至今者以項王尚存

也當今二王之事權在足下足下右投則漢王勝左投則項王勝項王今日亡則次取足下足下與項王有故何不反漢與楚連和三分天下王之今釋此時而自必於漢以擊楚且為智者固若此乎韓信謝曰臣事項王官不過郎中位不過執戟張晏曰郎中宿衛執戟之人也言不聽畫不用故倍楚而歸漢漢王授我上將軍印予我數萬衆解衣衣我推食食我言聽計用故吾得以至於此夫人深親信我我倍之不祥雖死不易幸為信謝項王武涉已去齊人蒯通知天下權在韓信欲為奇策而感動之以相

人說韓信曰僕嘗受相人之術韓信曰先生相人
何如對曰貴賤在於骨法憂喜在於容色成敗在
於決斷以此參之萬不失一韓信曰善先生相寡
人何如對曰願少閒信曰左右去矣通曰相君之
面不過封侯又危不安相君之背貴乃不可言張晏
曰背畔則大貴韓信曰何謂也蒯通曰天下初發難也俊
雄豪傑建號壹呼天下之士雲合霧集魚鱗襍還
熛至風起當此之時憂在亡秦而已今楚漢分爭
使天下無罪之人肝膽塗地父子暴骸骨於中野
不可勝數楚人起彭城轉鬬逐北至於滎陽乘利

席卷威震天下然兵困於京索之間迫西山而不能進者三年於此矣漢王將數十萬之衆距鞏雒阻山河之險一日數戰無尺寸之功折北不救裴晏曰折駰敗也北奔北敗滎陽傷城皋張晏曰於城皋傷胸也臣瓚曰謂軍折傷遂走宛葉之間此所謂智勇俱困者也夫銳氣挫於險塞而糧食竭於內府百姓罷極怨望容容無所倚以臣料之其勢非天下之賢聖固不能息天下之禍當今兩主之命縣於足下足下為漢則漢勝與楚則楚勝臣願披腹心輸肝膽效愚計恐足下不能用也誠能聽臣之計莫若兩利而俱存之三

分天下鼎足而居其勢莫敢先動夫以足下之賢聖有甲兵之衆據彊齊從燕趙出空虛之地而制其後因民之欲西鄉為百姓請命（正義曰鄉音向齊國在東故曰西向也止楚漢之戰闘士卒亡故云請命）則天下風走而響應矣孰敢不聽割大弱彊以立諸侯諸侯已立天下服聽而歸德於齊案齊之故有膠泗之地懷諸侯之德深拱揖讓則天下之君王相率而朝於齊矣蓋聞天與弗取反受其咎時至不行反受其殃願足下孰慮之韓信曰漢王遇我甚厚載我以其車衣我以其衣食我以其食吾聞之乘人之車者載人之患

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吾豈可以鄉利倍義乎蒯生曰足下自以為善漢王欲建萬世之業臣竊以為誤矣始常山王成安君為布衣時相與為刎頸之交後爭張黶陳澤之事二人相怨常山王背項王奉項嬰頭而竄逃歸於漢王漢王借兵而東下殺成安君泜水之南頭足異處卒為天下笑此二人相與天下至驩也然而卒相禽者何也患生於多欲而人心難測也今足下欲行忠信以交於漢王必不能固於二君之相與也而事多大於張黶陳澤故臣以為足下必漢

王之不危已亦誤矣大夫種范蠡存亡越霸勾踐
立功成名而身死亡野獸已盡而獵狗烹夫以交
友言之則不如張耳之與成安君者也以忠信言
之則不過大夫種范蠡之於勾踐也此二人者足
以觀矣願足下深慮之且臣聞勇略震主者身危
而功蓋天下者不賞臣請言大王功略足下涉西
河虜魏王禽夏說引兵下井陘誅成安君徇趙脅
燕定齊南摧楚人之兵二十萬東殺龍且西鄉以
報此所謂功無二於天下而略不世出者也今足
下戴震主之威挾不賞之功歸楚楚人不信歸漢

漢人震恐足下欲持是安歸乎夫勢在人臣之位而有震主之威名高天下竊為足下危之韓信謝曰先生且休矣吾將念之後數日蒯通復說曰夫聽者事之候也計者事之機也聽過計失而能久安者鮮矣聽不失一二者不可亂以言計不失本末者不可紛以辭夫隨廝養之役者失萬乘之權守儋石之祿者晉灼曰揚雄方言海岱之間名罌為儋石斗石也蘇林曰齊人名小罌為儋石如今受鮐魚石罌不過一二石耳一說一儋與一斛之餘◎索隱曰儋音都濫石石斗也蘇林解為之鮐音胎得闕卿相之位故知者決之斷也疑者事之害也審毫釐之小計遺天下之大數智誠知

之決弗敢行者百事之禍也故曰猛虎之猶豫不若蜂蠆之致螫正義曰音適騏驥之跼躅徐廣曰跼一作躊也不如駑馬之安步孟賁之狐疑不如庸夫之必至也雖有舜禹之智吟而不言不如瘖聾之指麾也索隱曰鄒氏吟音巨舊反又音琴此言貴能行之夫功者難成而易敗時者難得而易失也時乎時不再來願足下詳察之韓信猶豫不忍倍漢又自以為功多漢終不奪我齊遂謝蒯通蒯通說不聽已詳狂為巫徐廣曰一本遂不用蒯通蒯通曰夫迫於細苛者不可與圖大事拘於臣虜者固無君王之意說不聽因去佯狂也索隱曰案漢書及戰國策皆有此文漢王之困固陵用張良計

召齊王信遂將兵會垓下項羽已破高祖襲奪齊王軍徐廣曰以齊爲平原千乘東萊齊郡漢五年正月徙齊王信爲楚王都下邳信至國召所從食漂母賜千金張華曰漂母冢在泗口南岸及下鄉南昌亭長賜百錢曰公小人也爲德不卒召辱己之少年令出胯下者以爲楚中尉告諸將相曰此壯士也方辱我時我寧不能殺之邪殺之無名故忍而就於此項王亡將鍾離眜家在伊廬徐廣曰東海朐縣有伊廬鄉駰案韋昭曰今中廬縣索隱曰徐註出司馬彪郡國志正義曰括地志云中廬在義清縣北二十里本春秋時廬戎之國也秦謂之伊廬漢爲中廬縣項羽之將鍾離眜冢在韋昭又括地志云皆誤之也素與信善項王死後

亡歸信漢王怨眛聞其在楚詔楚捕眛信初之國
行縣邑陳兵出入漢六年人有上書告楚王信反
高帝以陳平計天子巡狩會諸侯南方有雲夢發
使告諸侯會陳吾將遊雲夢實欲襲信信弗知高
祖且至楚信欲發兵反自度無罪欲謁上恐見禽
人或說信曰斬眛謁上上必喜無患信見眛計事
眛曰漢所以不擊取楚以眛在公所若欲捕我以
自媚於漢吾今日死公亦隨手亡矣乃罵信曰公
非長者卒自剄信持其首謁高祖於陳上令武士
縛信載後車信曰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張晏曰家

猶獵○索隱曰吳越春秋作郊兔戰國策曰東郭逡海內狡兔也高鳥盡良弓藏
敵國破謀臣亡天下已定我固當烹上曰人告公
反遂械繫信至雒陽赦信罪以為淮陰侯信知漢
王畏惡其能常稱病不朝從信由此日怨望居常
鞅鞅羞與絳灌等列信嘗過樊將軍噲噲跪拜送
迎言稱臣曰大王乃肯臨臣信出門笑曰生乃與
噲等為伍上常從容與信言諸將能不各有差上
問曰如我能將幾何信曰陛下不過能將十萬上
曰於君何如曰臣多多而益善耳上笑曰多多益
善何為為我禽信曰陛下不能將兵而善將將此

乃信之所以為陛下禽也且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陳豨拜為鉅鹿守徐廣曰表云為趙相國將兵守代也辭於淮陰侯淮陰侯挈其手辟左右與之步於庭仰天歎曰子可與言乎欲與子有言也豨曰唯將軍令之淮陰侯曰公所居天下精兵處也而公陛下之信幸臣也人言公之畔陛下必不信再至陛下乃疑矣三至必怒而自將吾為公從中起天下可圖也陳豨素知其能也信之曰謹奉教漢十一年陳豨果反上自將而往信病不從陰使人至豨所曰弟舉兵吾從此助公信乃謀與家臣夜詐詔赦諸官

徒奴欲發以襲呂后太子部署已定待豨報其舍人得罪於信索隱曰按晉灼曰楚漢春秋云謝公也姚氏案功臣表云愼陽侯樂說淮陰舍人告信反者未知孰是信囚欲殺之舍人弟上變告信欲反狀於呂后呂后欲召恐其黨不就乃與蕭相國謀詐令人從上所來言豨已得死列侯群臣皆賀相國紿信曰雖疾彊入賀信入呂后使武士縛信斬之長樂鍾室正義曰長樂宮縣鍾之室信方斬之曰吾悔不用蒯通之計乃為兒女子所詐豈非天哉遂夷信三族高祖已從豨軍來至見信死且喜且憐之問信死亦何言呂后曰信言恨不用蒯通計高祖曰

是齊辯士也乃詔齊捕蒯通蒯通至上曰若教淮陰侯反乎對曰然臣固教之豎子不用臣之策故令自夷於此如彼豎子用臣之計陛下安得而夷之乎上怒曰烹之通曰嗟乎寃哉烹也上曰若教韓信反何寃對曰秦之綱絶而維弛山東大擾異姓並起英俊烏集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張晏曰以鹿喻帝位也）於是高材疾足者先得焉蹠之狗吠堯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當是時臣唯獨知韓信非知陛下也且天下銳精持鋒欲為陛下所為者甚衆顧力不能耳又可盡烹之邪高帝曰置之乃釋通

之罪

太史公曰吾如淮陰淮陰人爲余言韓信雖爲布衣時其志與衆異其母死貧無以葬然乃行營高敞地令其旁可置萬家余視其母冢良然假令韓信學道謙讓不伐已功不矜其能則庶幾哉於漢家勳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後世血食矣不務出此而天下已集乃謀畔逆夷滅宗族不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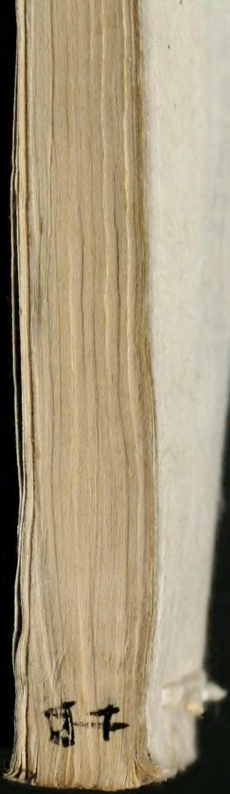
索隱述贊曰君臣一體自古所難相國深薦策拜登壇沈沙決水拔幟傳飱與漢漢重歸楚楚安三分不議偽遊可歎

黃震曰韓信虜魏破代平趙下燕定南齊擢楚兵二十萬殺龍且而楚隨滅漢幷天

下皆信力也武涉蒯通說信背漢而信終不忍自以功多漢終不奪我齊也不知功之多者忌之尤今日破楚明日奪齊王信方為漢天下漢之心已未嘗一日不在取信也張良為齊謀臣使其為之畫善計猶庶幾焉而躡足之謀召信會兵垓下之策皆所以疑帝之甚而置信于死者也失職怏怏謀反見誅雖信之罪而責之三族嗚呼甚矣

茅坤曰予覽觀古今兵家者流當以韓信為最破魏以木罌破趙以立漢赤幟破齊以囊沙從背從天而下而未嘗與敵人血戰者子故曰古今來太史公文仙也李白詩仙也屈原詞賦仙也劉阮酒仙也而韓信兵仙也然哉

鍾惺曰子房進履于圯邊韓信受辱于跨下一為帝者師一南面而王蓋惟能下人敢能上人也然子房猶號知道揚誠齋詩云少年跨下安無忤老父圯邊倦不平

人物若非觀歲暮淮陰何必識文成信哉
先民有言保初節易保晚節難觀之淮陰
可見矣

程敏政曰呂氏之殺侯千古之所共憤而
予以爲平實啓之呂氏特成之耳方人之
告侯反也高帝自意之不決問于羣臣而
欲決其不決者豈帝真不之知哉誠有以
惡侯之罪而念侯之功故徘徊猶豫持兩
端於心胷之間當此時也侯之死生繫于
人言問不容髮爲平者宜對帝曰侯定列
國取項羽擁重兵在外者十年顧不反今
天下已定裂土而王其志願亦足矣陛下
宜使親信之臣覘之而得其實則使使持
節召侯召之不來然後六師殺之未晚也
平計不出此乃曰陛下第出僞遊雲夢侯
謁而執之是果何等語哉正孔子之所謂
利口孟子之所謂逢君之惡者也嗚呼平
一言而使高帝爲無恩之主元
勳受無罪之誅不義之甚矣